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 
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煙花遇聖僧 趙文會見詩施側隱

話說濟公過去，一把揪住大漢。和尚說：‘好東西！你沒造化，你要在那裏多站一刻的工夫，我把五吊錢就給了你；你打算搶了走，那可不行。你祇有五百文的命，若要拿五吊跑，我把你揪到錢塘縣打場官司。’那大漢一聽一害怕，用力一扯，撒腿就跑。和尚說：‘追。’那大漢忙不擇路，剛一拐胡同，正遇見一個瓷器擔子。他沒存神給碰了，摔了十七個碗，兩個碟子，一算四吊五百錢。大漢沒法，不得不賠，給人家四吊五，剩了五百，不怪和尚說他心不好。

和尚把錢都施捨完了，正往前走，見前面來了兩位員外，一位是趙文會，一位是蘇北山。一見濟公，蘇北山二人趕過來行禮，說：‘師父，你老人家的官司冤了。我們聽說師父被秦相府鎖了去，我等甚不放心，今日特地到靈隱寺去探訪。’濟公說：‘我官司已完了，秦相也未把我怎麼樣。’便把相府之事向二人說了一遍。蘇北山一聽說：‘今天可曾吃過酒了？’濟公說：‘我正想要吃酒。你二人這時上哪去？’蘇北山說：‘我等聽家人傳說，有一官家之女落在煙花，祇不知是真是假。我二人要去瞧瞧。’和尚說：‘好，我也去瞧瞧。’趙文會說：‘師父，你老人家要上勾欄院，有些不便了。你是出家人，講究修道參禪，要到那個地方去，豈不被人恥笑？’和尚說：‘逢場作戲，也未為不可。你我三人，就此前往。’蘇北山哈哈大笑，三個人一同向前行，見前面是東西的一條胡同，上寫煙花巷。進了胡同，是路北第二個門，見上門高懸門燈，門上有一副對聯，上寫的：‘初鼓更消，推杯換盞多美樂。雞鳴三唱，人離財散落場空。’和尚看畢，三個人往裏面走，纔一進去，門房便讓：‘原來是趙老爺、蘇老爺二位員外來了！’和尚抬頭一看，迎門是照壁，牆頭前有一個魚盆，裏面栽的是荷葉蓮花。照壁上有四句詩，上寫道：

下界神仙上界無，賤人須用貴人扶。蘭房夜夜迎新客，斗轉星移換丈夫。

三個人往裏面走，祇見那院中方磚鋪地，北上房五間，前廊後院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東西配著還有院子。院子裏搭著大天棚。北上房柱子上有一副對句，上面寫的：‘歌舞庭前，栽滿相思樹。白蓮池內，不斷連理香。’橫批是：‘日進斗金。’三個人方到院中，見由上房出來一位僕婦，說：‘蘇老爺、趙老爺來了！今天怎樣這等安閑？’高打竹簾，三個人進到上房一看，見靠北牆一張花梨俏頭案，頭前一張八仙桌子，一邊一張椅子，條案上擺著一個水晶魚缸，裏面養着龍睛鳳尾的蛋黃魚，東邊擺著一個果盤，裏面又有許多果子，西面擺著鏡子，牆上掛著一幅條山，上面是畫的半截身子一個美人。有人題了四句詩，上寫道：

百般體態百般姣，不畫全身畫半腰，可恨丹青無妙筆，動人情處未曾描。  
下面寫著：‘惜花主人題。’兩旁又有一副對聯，上面寫的是：

得意客來情不厭，知心人至話偏長。’趙文會看罷，點了點頭，果然是風月天生一種人。三人落座，老鴇兒說：‘老爺，今日是哪陣風把你老爺刮來？許久不到這裏了。’蘇北山說：‘我等聽家人說，你這裏新接來一個美人，把他叫出來，我們見見。’鴇兒說：‘我這院人皆是新接來的，我喚來你們老爺看罷。’說了一聲：‘吩咐見客！’祇聽外面嬌滴滴聲音婉轉，軟卻卻萬種風流，進來四名美妓，個個皆是光梳洗頭，淡敷胭脂粉，輕掃蛾眉，身穿華服，到了趙員外、蘇員外二人跟前站定。問了姓名，都瞧有一窮和尚也坐在那裏，眾妓掩口而笑。濟公說：‘好好，蘇北山你二人看這幾人如何？’蘇員外說：‘也好。’和尚說：‘你看那些人都好。按我說，芙蓉白面，盡是帶肉骷髏，美麗紅妝，皆是殺人利刀。’說罷，提起筆在桌子上拿了信紙，隨手寫了一首七律：

煙花妓女俏梳妝，洞房夜夜換新郎，一雙玉腕千人枕，半點朱脣  
萬客嘗，裝就幾般嬌羞態，做成一片假心腸，迎新送舊知多少，故落嬌  
羞淚兩行。

趙文會二人看了，哈哈大笑。祇聽鴇兒說：‘老爺吩咐叫哪個伺候？’用指定報名：蘭香、秋桂、蓮芳、小梅，蘇北山說：‘不是這幾人，你家新接來那個，我聽說還是宦家之女，誤入煙花，我等是訪他而來。’那鴇兒素知道這二位是臨安首戶有錢，連忙說：‘二位老爺不提那新買之人倒也罷了。提起那新買之人，一言難盡。原來我們吃這行飯的人，一老就不行了。我有一個女兒，叫花花太歲王勝仙大人買去作妾。我雖得幾百銀子，指著它吃，坐食山空，我纔買了一個人。此人原來是金陵人，他父親先年作過刺史，母早亡，因被議在京，住在胡萬成店。他父親叫尹銘傳，要在京找個門路，哪想到被騙子騙了幾千銀子，功名也未得著。他一口氣病在店中三個月，把積的幾文全行用完，便死了。他女兒春香就賣身葬父，我用了三百五十兩買來。及至過來，她一看是煙花院便惱了，要尋死。我一細問她，合共使了一百兩都叫胡萬成賺了。胡萬成告訴她，是賣與官家為妾，她一見是勾欄院就要死。還是我苦訴我的苦處，這三百五十兩甚不容易，你若死就苦了我了！她也好，說暫在我這裏避難，如遇知音之人，把她贖出去，銀子少不了我的。她親筆寫了首詩，說：‘如有紳商文雅之人，可給他一看。’蘇北山說：‘你拿來我看。’鴇兒取來展開一看，二位員外一愕。上寫：

萬種憂愁訴向誰？對人歡喜背人悲。此詩莫作尋常看，一句詩成千淚垂。

濟公三個看畢，問：‘尹春香在哪院？我等要見此人。’鴇兒說：‘在東院，本是我女的住房，三位爺跟我來。’蘇北山等站起來，同他出了上房，向東有四扇屏門，進去也是一所院落，三合房，北上房前出廊，後出廈。掀簾而入，祇見北壁上掛住四屏條，兩旁有聯頭。一條上畫一個女子在門首站立，有五六個男子都不走，站在那裏瞧女子。上面有人題的詩句：

一綹鳳髻綠如雲，八字牙梳白似銀，敬倚門前翹首立，往來多少斷腸人。

第二條上畫的是一個女子，在那裏梳頭。一個男子彷彿要走，那個女子彷彿不叫男子走。畫的甚是傳神，上面也有人題了四句詩：

姻緣本是百年期，相思日久豈肯離，描神畫形傳體態，二人心事  
二人知。

第三條上畫的是一個女子，一位公子拉著手，彷彿要去安睡的樣子。上面也有人題了四句詩：

欲砌雕欄花兩枝，相逢卻是未開時，姣姿未貫風和雨，囑咐東君好護持。

第四條上畫的是一張床，上面有帳幔，露出男女安眠半春的意思。上面也有人題了四句詩：

鸞鳳相交顛倒顛，五陵春色會神仙，輕回杏臉金釵墜，淺掃峨眉雲鬢偏。

兩旁邊的對聯上寫的是：‘室貯金釵十二，門迎珠履三千。’二位員外瞧了一瞧，果然是別有一番的風景。進了屋中坐下，見東裏間垂著落地帳幔，西裏間也是如此。東牆掛的條山，上面的牡丹富貴圖，有人題四書兩句：‘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。’

賤。’兩旁又有一副對聯，上面寫的是：“名教中有樂地，風月外無多談。”鴉兒到裏面說：“姑娘，今有趙老爺、蘇老爺特前來過訪，久仰姑娘這樣的高才美貌。”就聽見裏面嬌滴滴的聲音說：“原來二位老爺來此探訪，待奴出去看看。”用手掀起簾子，由裏面走出一位女子來。趙文會、蘇北山連濟公睜眼一看，果然是國色天姿，一種柔情玉骨，婉轉動人。

不知尹春香見了蘇趙二員外，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